

石库门曾经是上海主要的民居样式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上海三分之二以上人口居住在石库门里。

石库门样式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,但其总体风格一致。这种民居是城市化的产物,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。其特点主要有二:一是中西结合,中,指住宅单体空间设计,吸收江南民居风格,对外封闭、对内敞开,有天井、客堂、前楼、后楼、灶披间等,自成单元,虽处闹市,仍有高墙深院、闹中取静的意味,又合中有分,体现中华民族聚族而居、以合为主、分而不隔、互相照应等;西,指整体结构或联排式而非单体式,建筑线条、装饰纹样有欧洲风格。二是高度集约,统一规划,统一设计,统一供应水、电、煤,以主弄、支弄等道路,将房屋整齐地联结起来,外形整齐,装修精致,室外弄道宽敞,单元住宅内分上下层,使得平均占地面积较低,得房率较高。

石库门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综合产物。19世纪60年代以后,由于国际、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,上海快速崛起为全国最大城市,也是经济发达、文化繁荣、现代化程度较高、相对安全的城市。于是,每每遇战事发生,四面八方的人口便涌入上海,上海人口也就急速增长。一方面,上海人口有持续增长的趋势。涌入上海的人口,既有一些富人,更多的还是穷人。富人带来了资金,促进了投资,拉动了消费,穷人带来了廉价劳动力,这在整体上又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,增强了城市吸纳人口的

我向来鄙夷赖账不还的人,多年前,因急难事,也曾向亲友借过三四回钞票,几千到几万不等。事情办好,总觉得心下坠着一沓沉甸甸的事情,省吃俭用,一心存钱。一俟攒够,立马归还。数额大的,还要加上利息。自认为一向有借有还,却破天荒地当了一回“老赖”。

二十多年前,报名读了一个硕士同等学力班,科目中有英语。为了捡起遗忘多年的英语,郑重其事地买了整套高中课本。一次,与一位温良谦恭让的女邻居闲聊,说起重拾英语的艰难,恰好她先生是高中英语教师,有配套的课外辅导教材,遂求借,说好用后归还。借来后,因工作忙家务忙学习忙,竟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。直到几年后,她先生供职的学校清查教师手里的辅导教材,那位涵养好到过分的好好先生不好意思向我索要,自掏腰包赔偿了事。事后,这位女邻居打电话过来,语重心长地说:“借了人家的东西要还……”我惊诧了半天,道,我是有一套高中英语教材,我自己买的,没借过呀。纠缠了半日,才明白是课外教材。心下还是疑疑惑惑的。后来翻箱倒柜,找出英语教材和教辅书,顿时头皮发麻,一身冷汗。守誉重诺的美誉,毁于一旦。

急忙去电道歉,表达十二万分的歉意,总算在电话里得到了原谅。只是,人家是否会相信我的解释?会不会觉得,我就是存心不还?

现在想来,之所以忘记借教辅书一事,可能是因为当时太忙,患了记忆缺失症。后来,也有一段时日,也是陷于鸡零狗碎的琐事,忙得四脚朝天。在精神负担和工作强度的双重压力下,记忆力急剧衰退。同一件事,我会当作新鲜事,向同一个人讲述三遍……好在此君是净友,听至第三遍,直言相告。这才恍然,哑然。

还有一次被误会,是更年轻的时候。一个初秋的夜晚,我独自逛街,匆匆忙忙买了一件浅米色的风衣。买的时候,不曾细看风衣的里里外外。回家后再试,觉得不合身,拿到店里去退。营业员指着衣襟处一小摊口红印,说,你穿过了。可怜那时,我从来不用口红,那红印子定是上一个顾客蹭上去的。如今算在我的头上,错不在人家。虽然风衣最终退掉了,但人家在背后骂我“黝面孔”,我也无话可说。

戏剧的要素之一,是冲突;冲突的条件之一,是误会。写戏的制造误会,演戏的演绎误会,误会越多越激烈,越能吸引上帝视角的观众。生活中,误会当然是越少越好。奈何人与人之间,因着三观的差异、经历的不同、教养的优劣、脾气的好坏,或多或少,总有些误会。

有了误会怎么办?影视剧里,几乎所有的误会都能澄清。现实生活中,很多误会解释不清的。只能寄望于“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”。再想开一点,之所以发生误会,多半是自己说话做事欠妥,不够稳当,不够周详,怨不得他人。历史上,很多名人都被误会过,有的怨天尤人一蹶不振,有的逆水行舟拨云见日。借用一句知名度很高的网络用语——多从自身找原因。澄不澄清不是最重要的,要紧的是,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开腔之前,过一过脑子;做事之前,三思而行。覆水已然难收,覆辙或可勿蹈。

能力。另一方面,上海租界范围有限。于是,房地产商便设法提高土地利用、得房率。这是石库门住房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。

租界住房的使用,实行市场机

乡愁难追

熊月之

制,富裕者自可建造、租用更大的住房,贫困者便只能挤在逼仄的斗室里。但是,很多人宁愿挤在租界,也不愿意迁到偏远的地方去。究其原因,一是租界安全,二是市政配套设施较全,包括交通、商业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就业机会等。于是,拥挤便成为石库门住房的普遍现象。1949年以后,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抓生活滞后于抓生产,城市住房建设滞后,不少原先一家独居的石库门,变成两家、三家甚至更多人家合居的地方,拥挤问题更加突出。

当然,与石库门联系在一起,不单单是居住拥挤,还有富含中国传统文化守望相助、邻里相亲的元素,还有儿时的游戏、青春的理想、老年的慰藉,还有不时萦绕于怀的成长记忆。于是,石库门文化便成为上海人心理上五味杂陈、欲说还休的符号。

居平的小说《天井》里,一个个鲜活的故事,再现了上海大都市的市井生活民俗,老上海的人生百态,陈年旧事,海派韵味。我们看到了上海石库门发展的历史轨迹,发

生在上海石库门房子里的故事。通过这部《天井》,我们又看到了72家房客的影子。随着老式石库门逐渐被新式石库门取代,曾经显赫的短暂时期一去不复返,以至于提到石库门,人们总会产生小空间里的压迫感。灶披间、阁楼都要与左邻右舍共享,分明是一家人的样子,却又常常上演鸡毛蒜皮的吵闹。多样复杂的生活方式成为区别于其他地域最独特的标签。“二房东”“白相人嫂嫂”“老克勒”等名词,均与石库门有关。

居平酷爱古建,自从嫁入石库门中医世家后,对石库门的感情更深。她居住在石库门,曾面临几次改造和各种劫难,对石库门有太深厚、太复杂的感受,也由此搜集了极为丰富的素材。通过《天井》,她以承兴里、兴仁里、福德里、步高里等多处石库门里弄为背景,描述了上海人对石库门的复杂情思。

红砖易保,乡愁难追。很多搬出石库门的上海人开始怀旧,往昔那些矛盾和痛苦的回忆统统烟消云散,充满的是对稀缺的心理补偿,怀念的是守望相助、邻里之情。没有住过石库门的人,也想探究影响上海人那么久那么深的石库门文化究竟为何物!

相信读者阅读本书以后,一定能通过石库门历史与文化,加深对上海城市历史的理解,进而加深对上海城市精神与品格的理解。(本文节选自居平《天井》一书序)

亲兄弟三人,就他念过书,虽然只念了三年,但在全村同龄男人中也就是少有的“文化人”。我小时候常看他帮同村的表爷爷写信,多半是雨天,不需要忙田里的农活,表爷爷想到他远在江西乡下的长辈,便来找他的这个表侄儿。表爷爷坐在边上口述,父亲低头在纸上写,鼻子快挨着纸,像是在嗅。父亲写完,念一遍,表爷爷说:“再问问他,年底闲的时候能不能来一趟”(这句话每次写信时都会说一遍),父亲便加上一句,再念上一遍。屋外雨声滴答,屋内昏暗,两个男人坐在方桌边,像在合谋一件天大的事。

那时的父亲虽然视力模糊,但犁田耙地、挑秧苗、挑稻谷、交公粮这些重体力活还是一样不少地去做。父亲有时挑着一担湿漉漉的稻谷,走在窄窄的田埂上,原本就踉踉跄跄,又看不清脚下的路,难免会仰面跌进烂泥田,好在从来没摔进沟汊,两大稻箩的稻子还能从烂泥里扒出来,在水里淘淘,损失并不大。

父亲到了六十多岁,我们三兄弟都成了家,父母的负担轻多了,乡下的观念也开放了些,母亲拉着父亲去买眼镜,父亲起初不好意思,母亲连哄带骂,他终于慢慢习惯将那副宽边眼镜架在鼻梁上。父亲瘦瘦高高的,本有些文气,戴了眼镜,颇像退休的乡村教师。

有了眼镜,父亲的世界变得清晰而广阔,他可以学着其他老人打麻将,可以串门,可以扛着锄头到田野里转,还会翻看旧报纸,翻看我和弟弟丢在家里的书,仿佛真是个读书人。我有一次回家,带了三本刚出版的小书,随手放在父母房间的木箱子上。我知道父亲会看到,知道他会看。果然,再过一些时日回去,发现其中一本的封面很旧,书页有些卷曲,里面还夹了几页纸,写着一些字,蓝墨水写的,“我生于1941年,叫卫声传……”只有几百个字,写的是幼年如何跟随爷爷迁徙的事,颇有“自传体”的味道。我看了,先是笑了一下,忽然就有些心酸。

说心酸似乎有些矫情。但我确实想知道,沉默寡言的父亲到底想写什么?写他的童年和少年的苦难?写他在田埂上踉跄的身影?写他和母亲的婚姻?写他隐秘的内心?这

我们三兄弟都成了家,父母的负担轻多了,乡下的观念也开放了些,母亲拉着父亲去买眼镜,父亲起初不好意思,母亲连哄带骂,他终于慢慢习惯将那副宽边眼镜架在鼻梁上。父亲瘦瘦高高的,本有些文气,戴了眼镜,颇像退休的乡村教师。

有了眼镜,父亲的世界变得清晰而广阔,他可以学着其他老人打麻将,可以串门,可以扛着锄头到田野里转,还会翻看旧报纸,翻看我和弟弟丢在家里的书,仿佛真是个读书人。我有一次回家,带了三本刚出版的小书,随手放在父母房间的木箱子上。我知道父亲会看到,知道他会看。果然,再过一些时日回去,发现其中一本的封面很旧,书页有些卷曲,里面还夹了几页纸,写着一些字,蓝墨水写的,“我生于1941年,叫卫声传……”只有几百个字,写的是幼年如何跟随爷爷迁徙的事,颇有“自传体”的味道。我看了,先是笑了一下,忽然就有些心酸。

说心酸似乎有些矫情。但我确实想知道,沉默寡言的父亲到底想写什么?写他的童年和少年的苦难?写他在田埂上踉跄的身影?写他和母亲的婚姻?写他隐秘的内心?这

在谢晋故里,参观晋生星片场,那是一处老粮仓改造的众创空间。外头实在太热,这个片场内部有着许多旧时场景,光影流转之间,令人暂时忘却身处的酷热盛夏。今年是电影艺术家谢晋诞辰一百周年。谢晋导演从上虞的谢塘走出,在上海扎根,一生拍摄了三十六部电影,艺术生涯长达六十年。现在这个片场,就是一个光影的魔术场。

从片场出来,阳光依然热烈,我们去了梨园。谢塘的梨很有名,万亩梨园,出的黄花梨皮薄汁多,味甜爽口,南宋《嘉泰会稽志》就有记载,“虞产青消梨”。我们坐电瓶车穿越梨园,本来是要去梨园摘梨的,无奈实在酷热难当,便临时做了调整,只是坐在车上远远地望一眼梨树。

后来发现,当地朋友很有心,早给我们准备了一箱梨。上虞这个地方风土好,在杭州湾南岸,土质适合黄花梨生长。谢塘的黄花梨主打品种是翠冠,属于早熟梨品种。翠冠人称“六月雪”。我以前倒是喝过一种茶,叫作“六月霜”,是一种野生的菊科艾属植物,在六月开着小小的白花,秆子上有很多白色茸毛,远远望去仿佛是深秋落的霜。这种植物折几段花叶,放在煮开的水里浸泡一夜,第二天凉了拿出来喝,有一种特别的香味。而且这种凉水,据说有清热解暑的功效,很多山里农家都泡着这样的水,有的人还会喝一整个夏天。许多老杭州人,也都把它作为一种消暑的利器,晒干后收存,到了夏天拿来泡茶喝——这“六月霜”,也有人叫作“六月雪”或“千层楼”,名字里都有一股豪侠之气。

说到梨,以前虽然经常吃到各种各样的梨,对这种水果还真只是所知甚少。全世界共有一万种葡萄在果园里生长。全球果农共栽培出一千二百多种西瓜。梨呢?“园艺界有所记载的梨子有五千种。”《水果猎人》作者亚当·李斯·格罗纳这样说。我吃过小小的库尔勒香梨,也吃过大大的鸭梨,吃过莱阳梨和香梨,还有一些不知道什么品种的梨;但是老实说,对这些梨的名称和品种,并不在意。梨与梨能有多大区别呢?就好像,梨花与李花、樱花、海棠花,春天盛开在枝头,我也常常是分不清的。一只梨的滋味,与另一只梨的滋味,虽然常常是不一样的,但在我看来,也如同“红鲤鱼与绿鲤鱼与梨”一样显得有些拗口和无厘头。

上虞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节点,诗

样的猜度或者说好奇,让我内心复杂又惶恐——我对父亲其实并不了解。这个习惯于沉默的男人还没学会表达自己,更不习惯展示自己,但他确实产生过表达自己的冲动,最终却又抑制自己的冲动。是因为文化水平所限还是因为深入骨髓的害羞?

父亲后来没完成他的“自传”,因为他的眼镜很快就不管用了,又去配了副眼镜,再过一段时间,又换成一副度数更高的,以至于镜片如同鞋底,仍无法看清麻将牌。弟弟曾带他去过好几家医院,医生给出的答案是眼底坏了,没有手术价值。慢慢地,他仅能看到一丝光亮,及至五六年前彻底

失明,世界从此对他完全关闭。他再也看不到老伴、儿女、孙儿孙女、曾孙的面容,只能靠记忆中的声音分辨他人,靠记忆中的影像温习,还原他们的面容。这样的结局对一直温良、辛苦的庄稼人来说未免有些残酷,但除了面对又有什么办法?

此后,父亲每天抱着一个袖珍收音机,听听说书,听天气预报,听卖药的卖车的卖房子的,我在边上听,心里竟然有些感激——这些在我是“噪声”的东西,一直在陪伴我黑暗中的父亲啊。今年4月,我出版了一本名为《童年》的小书,写的是我的童年和少年,当然少不了父亲和母亲的影子。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段

话:“此刻,我最想让我双目失明的父亲和目不识丁的母亲‘看到’这本书,可惜他们看不到或看不懂。”没想到的是,有十几位朋友接力似的读了一篇又一篇。我把一个又一个音频或视频发给身在老家的弟弟,他用智能手机一播放给父亲听。弟弟说,父亲每一次都如雕塑般静坐着,像是坐在亘古的暗夜里,生怕错过一丝光亮,但父亲不知道,大颗大颗的泪滴从他的眼眶里漫出来的时候,弟弟看到了,便跑到水龙头那里,洗了几把脸,才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。

我听弟弟说到这个场景时,也到水龙头那边洗了几把脸。

人们从钱塘江畔的西兴渡口登船,沿浙东运河到绍兴,在上虞向南,入曹娥江、剡溪,终到天姥山、天台山。那么,上虞的一条江、一座山,就是李白他们绕不过去的地方。江,名为曹娥江;山,名为东山。谢安、王羲之、孙绰、支遁、许询等江东名士在此雅集,李白、杜甫、骆宾王、王昌龄也纷纷走上这片山水。李白三次登临东山,他在《忆东山二首》中写道:“不向东山久,蔷薇几度花。白云还自散,明月落谁家……”

那么我想,李白来到上虞的时候,也一定吃得上虞的梨了。不过,那时候的人不习惯吃生梨,而喜欢烧熟了吃,炉端烧梨,李白可能是像今天的我们烤串一样,把梨架在炉子上烤熟了吃的。

上虞是浙江省的“黄花梨之乡”。为什么叫黄花梨?我特地查了资料,说——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于1962年用亲本为不同生态型的品种“黄蜜”(为母本)与“三花”(为父本)杂交所得。这应该是个冷知识了,谁能知道,黄花梨这个名字,居然是各取了爸妈名字里的一字而拼成,且是随了姓氏。

除了黄花梨,梨的家族真是庞大,莱阳梨、砀山酥梨、库尔勒香梨、红啤梨、太婆梨、秋月梨、雪花梨、香水梨、玉露香梨、皇冠梨、长城小蜜梨、绿宝石梨、麦地湾梨、贵妃梨、冬雪梨、金顶谢花酥梨、孟津梨、水晶梨、红雪梨、桐琴蜜梨……行走在谢塘,穿过梨园的时候我就在想,这万亩梨园应该有个梨的博览园,最好的方式,是请人走进来,一棵一棵品尝过来,不是有句话:“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,最好自己亲自去尝一尝。”

我把两只梨放进了冰箱,在回到杭州以后——在这样的盛夏,吃冰镇的梨真是美妙的事。梨能解渴,或者也能解解这人间的苦。鲍勃·迪伦在《重访61号公路》的CD封套里,写过这么一句话,说有人“正在写一本讲述一只梨的真实意义的书”。那么,一只梨的最大的意义,莫过于替人挡一挡这六月的暑热疾苦。

吃一只梨的时候,里说也会回想起李白的诗句,“不向东山久,蔷薇几度花”,但是终究,仍是蜗居于清凉的空调之下,不敢去酷暑下的古道寻诗觅句了。唯有一点可以慰藉心怀,是又把谢晋导演的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和《芙蓉镇》翻出来看了一遍。真是好作品啊!看电影的时候,也吃着上虞的梨,感叹谢塘真是个好地方。

误会与错误

孔曦



边看边聊

七夕会

不清。倒是我此时还保持了那么一点点的冷静,冲到台上,举着照相机,一阵盲拍。现在展示的这一张,就是在那次拍摄后的整理当中挑选出来的。一位傣族姑娘蹦得半天高,脚足劲泼出去的一桶水,啥人也没泼到,却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,在动感之中平添了一种美感。

泼水节上无论谁都可以相互泼水,表达的是洗日迎新之意。那种喜庆、狂欢之感,通过这次拍摄,我算是领教了。真可谓:“狂欢锣鼓冲天响,泼水成洼;闹海哪吒,泼出丰年幸福花。”



摄影

孟连县位于中缅边境,是云南省普洱市下辖的少数民族自治县,傣族是这里的第一大族,故而每年傣历新年也有泼泼水节的习俗。一时间水花满天,人声鼎沸,好不热闹。

虽说是第一次拍摄泼水节,为了能抓到更有质量、更与众不同的片子,我也是做好了准备。穿上雨衣,系紧领口,将照相机用层层塑料纸包上,再扣上橡皮筋。

随着领导的一声令下,满目的大水铺天盖地而来,一时间,脑袋上被冲了好几下,人多少有点蒙。眼镜片子被水浇得近乎糊了,基本看